

五彩瑶乡雕子塘

徐颂翔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在另一家园圃看见了一个硕大的冬瓜,主人为了保护藤蔓,特地在冬瓜下面垫了一块木板,为的是将沉重的冬瓜撑起来;我还在园圃看见了丝瓜,之前一直张冠李戴错认为是蒲瓜,幸亏别人及时纠正,才没有一错再错。哦!离别家乡多年,如今竟成了一个五谷不分、不辨菽麦的人,好不羞愧。我还看见一些瑶民刚从田野里回来,手中抱着一捆芝麻,黝黑的脸庞洋溢着幸福。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如果说我在雕子塘村已经找到了“远方的田野”,我相信我在雕子塘村也找到了“诗”。村庄有两条宽敞的巷道,我都走了一遍,我发现房屋两侧的墙壁上粘贴着若干刻有汉字的竹片,分别为瑶族歌舞、瑶族服饰、瑶族刺绣、瑶族盘王节、刀耕火种、赵氏家训、饮食习惯、珍惜粮食、出门歌、歌春等篇章,这些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墙绘诠释了瑶族的历史文脉,譬如“出门歌”就描述了瑶民日常劳作的动人场面,兹不妨引用如下:“担柴出门口向后,担柴出门头向前。朝朝担粪去薅根,担粪薅根望笋长。交秋七月出嫩笋,用刀来切细又长。”

走着走着,脑海里突然闪过孟浩然的诗《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首诗与眼前的情景有点契合,想到这里,我真羡慕这些从大山深处搬出来的瑶民,他们不仅过上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园牧歌式生活,还拥有干净整洁的水泥巷道、绿意盎然的中心广场、美丽的后山公园、清静休闲的公益书吧、热闹的“乡村大舞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处处让人感叹新农村的美丽,感受雕子塘村的无限美好。

雕子塘村属于幸福安居示范带项目,该项目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为着眼点,以综合整治农村环境为重点,大力开展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培育“五彩产业”,建设“五彩瑶乡”。悄声试问,五彩何也?彩田、彩园、彩林、彩石、彩味是也,作为一个过客,我有幸在雕子塘村目睹了,岂不美哉?

等着我,雕子塘!我还会再来的,但愿能真实地体验一回“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人生况味。当大巴车启动的那一刻,我蓦地发现村前的那八个大字“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 粤北写意

雕子塘者,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下辖之瑶族村寨也。

依稀记得一个医生朋友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你初次见到某个新鲜事物时,如果它的美好程度超过你的期望值,大脑就会分泌一种叫作多巴胺的物质,它能够给你带来欢乐。

诚如斯言,我真领教了一回。9月19日,我有幸参加了在韶关市举办的广东省残疾人作家创作培训班,见证了广东省残疾人创作创意基地的成立。翌日,我们前往乳源采风,坐在大巴车上,随行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叫作雕子塘的村庄。”听后,我心里犯嘀咕:“一个偏远地区的小村庄有什么好看的?要是能去广东大峡谷看一下就好了,也不枉我第一次来乳源。”可是,后来我却为这个想法感到好笑,当我走出大巴车甫一看见雕子塘这个村庄的时候,它惊艳了我的眼球,它突破了我的思维,这到底是瑶族村寨还是乳源小镇啊?刹那间,多巴胺瞬间上升,人也莫名地变得兴奋起来。

通过影视剧或朋友的描述,我想象中的瑶族村寨是这样的:瑶族人的生活比较贫困,其住宅要么是1楼用来圈养牲畜、2楼用来住人的吊脚楼;要

么是低矮阴暗的泥砖房,房前屋后杂草丛生。此外,有的房屋破旧不堪;有的房屋彼此紧挨着,过道狭窄;有的房屋人畜混居,污水横流;有的房屋严重老化,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坍塌。至于现代化设备,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因为据说好多瑶寨至今仍未通电,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来到雕子塘村,眼前的景象是这样的:村后是高山,巍峨屹立、逶迤绵延。村庄坐落于大山脚下,以青山为屏,以绿树为障。一栋栋两层楼的连体建筑依山势而建,整齐划一、路灯耸立。雪白的墙壁与红色的吉祥柱相映成趣,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字或符号装饰着“梧桐树”“布谷鸟”“莲花”等民族图腾,传统的瑶族风情气息扑面而来。

既然来了,又岂能不融入雕子塘村的怀抱?漫步于村头巷尾,我竟然捕捉到不少亮点。我看见在每一栋楼房的前面,瑶民就地取材,用河里的鹅卵石砌出一个园圃,勤劳爱美的瑶民分别在自家门前的园圃种上蔬菜、瓜果或花卉。我在农家园圃看见了传说中的七彩辣椒,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我不由地激动了好一阵子,真是



《粤山云景》
黄金成 作

观九龄园

刘清毅

雨霁天湛蓝,
驱车九龄园。
风度压群芳,
诗文诵千年。
望穿天涯路,
故人何时还?
往事如云烟,
丰碑树岭南。

云髻情

潘燕南

不必去探究山顶的磐石痴立了多少年,
不必去猜想山峦的枫叶红了多少秋,
凭着云髻的传说,
就能让人魂牵梦绕。

什么时候,
云髻山变得古色古香?
是为远古的追忆,
还是传说中婆婆的归来?
真的不必探究。

其实,
她很简单,
一勺清冽的溪泉,
会让你回归纯真。

她很复杂,
一草一木,
会让你徒生乡愁。

漫步乳江

马万里

当一曲轻音
划过静谧的天籁
拉开夜空的帷幕
铺满闪烁星光

一席昼夜流淌的乳江河水
映着夜空星的光亮
伴行人褪去一天的匆忙
穿行于灯火栅栏
感知潮汐的方向

几度飘飞的浪花
如舒卷着记忆的银发
静默柔光中
洒着意念的飞沙

幽蓝碧绿的江水
宿隐着古朴的韶华
当时光凝结成记忆
积满了梦的新芽

■ 原创作品

喊渡

黎尚乾

老家多湖,水网密布。40年前,喊渡是湖乡里最美妙的一道风景。

天色蒙蒙亮,出工的人们带了茶水和早饭,急匆匆地往田里赶。走着走着,一条河横在眼前。河面上轻雾袅袅,看不见对面有无泊岸的船。

“喂——要过河喂!”这人儿不用丝毫地迟疑,就扯起嗓子喊这么一句。

没有人应,倒是有些嚼草的牛儿抬起头来,哞哞两声,之后又恢复了平静。

“喂——要过河喂!哪位叔叔伯伯行个好呢?”这人儿再喊,声调一下子高了八度。

“扑通、扑通”惊起了两只青蛙,先后跳入水中。

“等等,过来了!”运气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对岸应声的人,或许不是撑船的人,而是在田里劳作的人,看到不远处有人就撑船过来了。或者自家船在那一边,赶紧扯起嗓子来,传个话:“喂——孩子他爸,有人要过河喂!”

蒙蒙的雾里,一条小船悠悠地过来了。这撑船摆渡的人,只要不是在干挖泥的重活,都会撑船来摆渡。他头戴斗笠,脸色黝黑,眉毛上还有泥土和草屑,说明他正忙得不可开交呢。那船舱里满是农具、秧苗或是稻谷。岸上这人儿上了船,对着撑船的人一个感谢接着一个感谢,欣喜不已。两人交流着各家农事的进度,如有难题,就不断地给出建议。说了两三句,船就到了对岸。这人儿一个大跨步,稳稳当当就上了岸。在一个感谢声里,撑船的已经开始调头了。岸上的这人儿健步如飞,两旁的青草被脚步踢得唰唰直响。不时回过头来,对着河边喊:“孩子他伯,别忘了,你说的东西我二叔家里有

的是,一定要来啊!”

喊渡与摆渡,就像乡间天上的月亮与太阳,白天不见,就在夜里见。各家的小船,只要一泊在河边,就属于大家所有,不会拒绝。这或许就是一种共享,今天你为别人摆渡,明天别人为你摆渡。于是,在村里,真就没有过不去的河了。

也有挖泥船为乡人摆渡。挖泥人撑着沉沉的挖泥船,船头的污泥已清洗干净了,船靠好岸,船头空出一大块位置,挖泥人一手紧紧地握着过河人的手,一手轻轻地用篙抵开河堤,船儿慢慢地转个头,船头就朝向了河岸。

也有男人看到是挖泥船,不好意思上船。就赶紧脱了衣衫下河,举着衣衫,踩水过河去了。

回想一下,在村里摆渡最多的人无非是两类人,一是放鸭的少年,二是享受“五保”福利的老人。放鸭的少年一年到头与鸭子为伍,总在小河里游动,一听到有人喊渡,立马撑船而出,方便乡人。偶有懒惰之时,就有人教育他不要忘本。忘本之意,没人说得明了,估计是放鸭人养了那么多的鸭子,放牧的地方可是村里公共的水域,时不时还会糟蹋别人家的庄稼呢。所以,放鸭人摆渡,是一种感恩,是一种赎罪。享受“五保”福利的老人,他们没有后人,靠村里集体的粮食生存下来,却没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他们大多撑着公家的一条小木船,一年到头都泊在人的河边,开开心心地摆渡。

寒冬腊月里,摆渡的人少,老人便一边搓着烟叶,一边晒着太阳。一看到有人要过河,老人就拿起竹篙,放篙入水。拿起竹篙的时候,水已成冰,升腾起一阵袅袅热气。

穿过永安大道十字路口,再往北走,就是迎宾大道了。

细细的花香沁人心脾,抬头望去,路边是一排比碗口粗大的树,枝条上盛开的花朵洁白如雪莲。什么树呢?山玉兰。

“这是木棉树。”我转头看,旁边有两个大叔,有一个略胖的大叔抬手指着树说。

“不是。”另一个大叔说,“木棉是有棉絮的。”

“上面不是还有吗?”略胖的大叔说。我想:大叔可能看不太清了,把山玉兰花误以为是棉絮。

两位大叔一边争论一边从斑马线上走过。我转过一个路口,这条马路是双向六车道,黑色沥青路面,中间绿化带约有6米宽。路边有许多树,高的大部分是木棉树,树枝上还坠着棉絮;矮的是紫蝉花和吊灯扶桑,都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我突然想追过去拉住大叔说:“大叔,看,这才是木棉树。”

走了约1000米,又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已经出了城区,大道中间的绿化隔离带窄了很多,就两米宽吧。绿化带上有几棵矮的四季桂,接着是一棵高的鸭胆子,下面的绿植是矮灌木,接着是杜鹃、假连翘、红叶小檗。有序地排列过去。

随后进入小山,顿时觉得清静了很多,鸟鸣声清脆婉转。在山玉兰树上,两只小鸟在跳跃。我举头辨认,见小鸟的眼睛边上一圈白毛,哦,

是画眉鸟。我笑着说:“画眉,你不要怕,能不能飞到我手上。”画眉可能听不懂我的话,见我举着手,可能害怕了,展翅飞走了,突然,我觉得自己有些傻,有些幼稚。

雨点稀稀拉拉地掉落下来。有人在我身边跑过,一边跑一边说:“嘿,你不跑吗?”我说:“不怕,雨不大。这里下雨,前面也下雨呀?”这句话一说出口,我都呆了,这不是笑话吗?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加快了脚步,还好,走一段路后,雨又停了。

瞿瞿、瞿瞿……如银铃一样的韵律传来。是蟋蟀,有不少。这时,路边海桐灌木丛中的石板路传来脚步声,树枝晃动,一个大婶从里面钻了出来。大婶手里提着一个大篓,有些吃力的样子。大婶走近了,我探头看,原来满篓都是枇杷果金黄金黄的,我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说:“大婶,种好多枇杷果呀?”大婶说:“不多,枇杷果熟了,不摘就要掉了。”大婶抓一把枇杷果递给我,我忙推辞,说:“大婶,拿去卖呀。”大婶说:“自己种的,卖不卖无所谓。”

推辞不了,只好拿了几个放在衣兜里,我没有剥皮就把枇杷吃了。这条大道太干净了,不能乱扔垃圾,影响环境啊。

“唛咕喇喂——嘎——嘎——,唛咕喇喂——嘎——嘎——”后山传来响亮的鸟叫,连续不断。那是鹧鸪的叫声。现在很多鸟类都成了保护动

物,可以大胆地呼唤朋友了。滥捕已经成为过去时。继续往前,路边有一汪小池塘,青蛙在欢快地叫唤着。

今天是“芒种”,我脑海立即跳出“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句子。本想再靠近一点,但看到池塘边竖着一块牌子:池塘危险,请勿靠近。

往前面望,对面有一座仿古的休息凉亭,凉亭后面的小山,密密麻麻生长着漂亮的黄竹。我进了凉亭,坐在椅子上。

几只麻雀飞了过来,落在凉亭上。我微闭着眼,不远处有辆停在那里的私家车,音响正播放古筝独奏,此时感觉自己已经和这山、这树、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了。麻雀飞上了我的帽子,还走了两三步,也许我的帽子上有虫,也许误认为我帽子上的图案是虫,还啄了一下。有个夜跑的女孩子跑过,麻雀叫了几声,飞走了。

回去吧,雨停很久了。这时,迎宾大道绿化带的地灯已经全部亮了。黄色光、蓝色光、红色光,照在一些香樟树上、山玉兰树上、吊灯扶桑树上……在寂静的山里,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如梦幻美景一般。

淙淙的流水声传来,一线泉水流淌下来,我走过去,洗了一下手。小溪边,几只萤火虫在一闪一闪地飞动。

转一个弯,看到的就是闪烁着霓虹灯的美丽的小城了,几片云朵伴着的圆月挂在高楼顶的天空上。